



唐書卷一百二十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四十五

三五王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
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于初厚為禮尋
擢監察御史遷累中丞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
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
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謬橫恩苞福心億測天命皇
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

免未敗則候時爲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旣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爲逆子君在臣圖位爲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屢奏往爲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縣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祕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

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士皆鼓譟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等廡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絕天下之幸后乃臥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彥範爲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戶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

唐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
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
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
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軛繼
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
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
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
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脩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
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
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
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

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
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
孱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爲
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
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
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以孔穎達爲祭
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
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后
銜恚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爲帝寵畏且三思與烝亂
由是朋讒奇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

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十
死令朝朔望尋出爲洛州刺史改濠州王同皎謀誅三
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
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已竇州
司馬崔玄暉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
思又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
殆彥範輩爲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鞠狀物色其人承
嘉卽奏彥範暉柬之恕已玄暉暴訕搖變內託廢后而
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
執奏彥範等未訊卽誅恐爲讎家誣讟請遣御史按實

卿裴談請卽誅斬家籍沒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灤州
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
祿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
尚書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
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利貞
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卽縛曳竹槎上肉盡杖
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卽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
二百戶還其子孫諡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暉柬
之恕已勤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彥
範爲司徒暉太尉玄暉太子太師柬之司徒恕已太子

太傅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爭愈切誅三張也東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爲天子籍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

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爲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泣然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秦王器之嘗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勾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爲棗城令彥範弟立範官

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史以累左遷平遙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橐城尉吳澤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爲髡州不能劾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良或傳季昶曩爲味虛笞辱故深文報怨自給事中數月爲御史中丞坐事左遷久乃入爲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爲洛州長史預誅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

出季昶荊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歎曰吾至是邪卽具棺沐浴仰藥死葬昭州睿宗立詔贈左御史大夫同彥範等賜一子官季昶剛烈然喜入先語以爲實後雖有辨理不能得也而敦愛故舊禮有名士其長可蓋所缺云

楊元琰者字溫號州闐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

使忤用事者免載初中爲安南副都護三徙爲荆府長
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爲荊州共乘艦
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
政故引爲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今可
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
郡公實封戶五百賜鐵券恕十死敬暉等爲武三思所
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
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鬣似胡云元琰曰
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
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帝哀憐

贈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厚善繫獄
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聽四遷刑部
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爲拜俄
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諡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
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敕諸子薄葬
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爲脩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
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
御史坐累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
邽終吏部郎中仲昌資長于吏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
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歷初爲衛州
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
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遷夏
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
留守以治幹聞墾書勞之多賜物段長安二年授中臺
右丞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祿大夫爲侍中平陽郡公
實封五百戶進封齊國暉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爵絲
是皆爲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
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
每椎坐悵恨彈指流血尋及貶又放瓊州爲周利貞所

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諡曰肅愍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本名暉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
學行稱叔父祕書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爲高陵主簿
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暉
曰吾聞姨兄辛亥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
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
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于祿稟則善
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
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
庭樹後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爲天

通鑑四子傳
唐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
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
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
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物三年
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
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暉開陳其枉后
感悟皆爲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暉頗助璟及
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暉弟昇爲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
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暉
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
出入禁闈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郡公后

遷上陽宮顧玄暉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暉我所擢何
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
册其妻爲妃賜實封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諡曰文獻
玄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
遠會食無它爨與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
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少頗屬辭
晚以非已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璩亦有文開元二
年詔玄暉東之神龍之初保乂王室姦臣忌焉謫歿荒
海流落變遷感激忠義宜以玄暉子璩東之孫誌並爲

朝散大夫璩終禮部侍郎璩子渙子襄東之冠志並爲
渙博綜經術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陸元方異
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
郎嚴挺之施特楊試彛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
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不附已出爲巴西太守
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爲明治體恨得之晚
房瑄亦薦之卽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
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
渙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
抑才虞謗吾不忍爲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爲左散

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郎
集賢院待制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
政與中官董秀槃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姦
代宗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
和之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
定品物思又載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
樹黨毀法爲通鬻恩爲恕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術臣
所未喻帝默然會渙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
而吏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載諷皇城副留守
張清擿其非詔尚書左丞蔣渙按實且載所惡由是貶

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元子縱薨泚寇由景頊
縱繇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德
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渙之貶縱棄金部員外郎就養
後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乏食詔
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
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河中遷
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卽賜衆趨利爭西遂及
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
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
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

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自兵興內外官冗濫時議併
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
不可廢也比選集乃據闕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
勞而諸道敘優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
敘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貞元元年天子郊見
爲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擢裁文物儉而不陋除吏部侍
郎尋爲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
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餼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
相保自古發斂以絕胥史之私又引伊洛漑高仰通利
里閭人甚宜之入爲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

贈吏部尚書諡曰忠初渙爲元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
聞達渙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
詬然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爲難孫碣武宗
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碣建請
納劉稹降忤旨貶鄧城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
散騎常侍再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
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
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旣占陽驚曰乃夫
殆不還矣卽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
爲富人宅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

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
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寃碣
得其情卽赦吏掩乾夫并前獄史下獄悉發賂姦一日
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民相語歌舞于
道徙陝虢觀察使軍亂貶懷州司馬卒武宗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
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
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
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
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

漢書四十年紀
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三十一
狄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三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咀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賓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

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卽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

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
唯詭謀狡算恣情割剝扇動曾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
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
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戶贏二千專
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
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
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
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
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
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

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
七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
之吏敗謬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
州隸巂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
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巂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
爲便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申武后
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
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
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
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卽召爲洛州司馬宅日又求人仁

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卽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旣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蓄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

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所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諡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傅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史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特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人怨之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詔書下雩翳澄駮咸以爲天人之應

袁恕已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

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啓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未幾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例及貶又流環州爲周利貞所逼恕已素餌黃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憤懣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絕乃擊殺之謚曰貞烈孫高

高字公願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刺史復拜給事

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痂朝廷不寘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爲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羣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問外廷并敕

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
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
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
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
姓貧田多荒蕪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
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爲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
不及五十畝卽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
十中外悵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謇特贈禮部尚書
文宗開成三年又詔玄暉曾孫郢爲監察御史暉曾孫
元膺河南丞東之四世孫憬壽安尉恕已曾孫德文校

書郎始帝訪御史中丞狄兼暮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
烈乃求其後秩以官唯彥範後無聞云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
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籍以
爲威何其淺耶釁牙一啓爲豔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
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與先天之
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唐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更列傳第四十六
劉鍾崔二王

宋端明殿學士
宋祁撰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歷中舉制科中第調閩中尉刺
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
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
計後且噬臍不從既五王皆為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誅
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
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

乾隆四年校刊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

一

品官二代俱贈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年以戶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厭代戚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胙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特免十死銘諸鐵券以傳其功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幽求

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定計使暉說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卽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疎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暉於峰州光賓於繡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卽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

奏幽求鬱快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鞠治宰相盧懷慎等
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乖崖分之節翌日貶睦
州刺史削實封戶六百遷杭柳二州恚憤卒于道年六
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
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
時署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景龍中爲苑總
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
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賚賜
與劉幽求等旣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讓

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爲彭州刺史玄宗卽
位復拜戶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爲姚崇所喜
與幽求並以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賜封邑百戶後坐
它事貶懷恩尉悉奪階封再遷溫州別駕十五年入朝
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邪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
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乎帝惻然卽日
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還少詹事年踰八十以官壽卒紹
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
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爲芮城尉大足元年武

后幸長安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稱過
賓使者楚客歎其能亟薦之擢爲新豐尉遷監察御史
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思納女後宮日用
劾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罪時諸武若
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兵
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卽詔兼脩文
館學士帝崩韋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曠
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
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
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黃門侍郎參

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坐與薛稷相忿競罷政
事爲婺州長史歷揚汴兗三州刺史由荊州長史入奏
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宮府討有罪臣
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
主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
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請先
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
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
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
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

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久之坐兄累出爲常州刺史後以例減封戶三百徙汝州開元七年詔曰唐元之際日用實贖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戶徙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贈吏部尚書諡曰昭再贈荊州大都督日用才辯絕人而敏于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日用從父兄日知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爲魏元忠

朔方判官以健吏稱遷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日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言廐馬多請分牧隴右省關畿芻調授荊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安平縣侯坐賊爲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殿中監進中山郡公說執政薦爲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爲左羽林大將軍而自用崔隱甫隱甫繇是怨說日知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尚書齒時謂尚書裏行終潞州長史諡曰襄潛操王回趙同趙器之會新陳趙三思張美其說也王琚懷州河內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以從

父隱客嘗爲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駙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琚義其爲卽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事洩亡命自備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賴以濟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齎使還長安玄宗爲太子間游獵韋杜間怠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廬乃蕭然窶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暉爲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暉第其後生子瑛

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暉拜宮門郎與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等並侍左右令問累擢殿中少監守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宮皆勢重天下琚是時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大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

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祕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內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幽求曄謀先事誅之侍御史鄧光賓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

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事平琚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皎工部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將軍霍國公守一太常卿晉國公各食實戶五百令問殿中監宋國公實戶三百琚皎令問辭不就以舊官增戶二百於是帝召燕內殿賜金銀雜皿皆一牀帛二千第一區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內宰相每見閣中視日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后亦使尚宮勞琚

母賜賚接足羣臣不能無望或說帝曰王琚麻嗣宗皆
譎詭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
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
巡天兵以北諸軍改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澤州刺史削
封戶百歷九刺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琚自以立勳
至天寶時爲舊臣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
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闔門三百口旣失志稍
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史曾豪飲謔樗博藏
鉤爲樂每徙官車馬數里不絕從賓客女伎馳弋凡四
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華省外遷書疏往復以譴謫留

落爲嫌右相李材甫恨琚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
琚宿贓削封階貶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羅希奭深按其
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縊之時人哀其無罪始琚爲
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
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
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寶應元年贈太子少
保太平之誅張暉召還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戶三
百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爲寵然自以
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
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七
晤仕皆清近暉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綠乘驛
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擬居處尊顯
天保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
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榮戟大歷中贈國公實姓元三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爲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
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爲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
侍左右而毛仲爲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
簞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
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韋后稱制令韋播高
嵩爲羽林將軍押萬騎以苛峭樹威果毅葛福順陳玄

禮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
宗謀舉大計幽求諷之皆願效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
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
將軍王爲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不旬
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
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戶五百
與諸王及姜皎等待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惘惘
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爲朔方道防禦討
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峻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幽
州節度使裴奩先等數計事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

避權貴爲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廩官吏憚之無敢犯
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初監
馬三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蒔苜麥苜
着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焚僅千
口爲牧圉檢勒芻菽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帝東封取
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加開
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
之然資小人志旣滿不能無驕遂求爲兵部尚書帝不
悅毛仲鞅鞅又與葛福順爲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
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

人與毛仲相倚杖爲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
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迂意卽侮諱以氣凌
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
主所賜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
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
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爲意今以嬰兒顧
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
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
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讓州
福順壁州守德嚴州盧龍子唐地文振州王景耀黨州

高廣濟道州並爲別駕員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縊毛仲於零陵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爲郎將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爲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遊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

輔國遷帝西內玄禮以老卒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乎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矣然特幽求等則太萬云手竹小人志骨而翻不與備
 傾颯然不漸始不何與共命乎對於樂情不用也引宜
 深讓式多好神必資以如也者必誠嚴之木不用其倚
 贊曰幽求之精深京之果日用之詳深志精皆只衛武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魏元忠傳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而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撰

魏元忠傳第四十七

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整屋
 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
 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
 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
 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
 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

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
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
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
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
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
悠之人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
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缺望此富貴者易爲善貧賤
者難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
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
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

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爲時主所知
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克苟勗沮之祜歎曰
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
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而望
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
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
母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
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
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擊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
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

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
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
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
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
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握土
爲相蠻貊不廷擢校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
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
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實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
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
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

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
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人乎夫賞不
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
欲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
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旣不行賞復難信故議
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蓋忘大體之臣
恐資勲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爲益國所謂惜毫釐失
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
虛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旣不行
勲亦淹廢歲月紛淆真僞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

師僞勲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
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
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
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爲諭貞
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
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
爲僞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
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
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
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

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
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
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
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
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
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
敵能鬪當以知算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
尸蔽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鐘鼓望塵
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
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

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藉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卽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祕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間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

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前元忠曰公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內承平久聞狂狡竊發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有一朝廷以他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陰急敬業必救是敵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宜克敬業畏直擣江都

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
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敵之彊非計
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脫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
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
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
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
丈夫行居此矣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
及于市諸囚歡叫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
實否旣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
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

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
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爲之羹耳彼
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歷二年爲鳳閣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
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
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俄
爲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禦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中宗
在東宮爲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
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

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卽共譖元忠與
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爲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
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
爲證說初僞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
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曩嘗謂元忠爲伊
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易之
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爲忠臣
陛下不遣學伊周將何効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
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后寤
其讒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召爲衛

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旬遷兵部尚書進侍中武
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
神龍二年爲尚書右僕射知兵部尚書當朝用事羣臣
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
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
施及還帝爲幸白馬寺迎勞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
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
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爲
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
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

車書言其惡帝撈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幸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充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旣長未

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三失也今度人旣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患禍未之有也

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
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
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
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
卽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葛
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吝如
蠅此朝廷五失也闈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
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
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
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

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闈豎坐升班秩旣無正闕率
授員外乃盈千人縮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
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採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
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
峙觀廡山無本石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爲
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
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于人
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
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
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

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有憂而止不郵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桀歟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況員之外乎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以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可處外而令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

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權專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旣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皇太子沒爲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爲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
及國封詔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右衛
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暴奏反狀繇是貶渠州司馬
楊再思李嶠皆希順楚客傅致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
申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冉祖雍奏元忠緣逆不宜處
內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川尉守一又
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止之此其逆
久萌帝謂楊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者一其心豈有上
少疾遽異論哉朕未見元忠過也元忠至涪陵卒年七
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睿宗

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戶賜其子晃開元六年
諡曰貞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
謝卽出儀舉自安帝日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
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爲周大司空郎國公祖
津隋大業末爲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
戰上東門爲密禽後王世充殺文都而津獨免密敗復
歸洛世充平高祖素與津善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
郎陵州刺史卒父琬仕爲成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
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
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
問陟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
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
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
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
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
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
相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

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誠垂堂泥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爲
回輦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言檢校揚
州大軍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
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鄖國公賜封三百戶加特進爲
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賚賜不貲帝嘗
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
王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鄖國復爲侍中中
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
因其壻唐媿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
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在孝天下所稱且有天功陛

東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飛變欲訊之賴郭元振保護免遷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留守東都會妻薛怨媾婢管殺之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拒之皎弟晦爲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宗楚客韋溫擅削相王輔政語安石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輿劾舉子輿以吏赦不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韋嗣立趙彥昭等皆貶安石爲沔州別駕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所盜沒詔籍其贓安石歎曰祇須我死乃

已發憤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加贈左僕射郇國公諡文貞二子陟斌陟字殷卿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爲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爲舍人與孫逖梁涉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

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
選人多僞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
正數百員銓綜號爲公平然任威嚴或至詈詰議者訾
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警然
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李林甫惡其名高恐
逼已出爲襄陽太守徙河南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
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員推韋狀陟皆倚任之俄
襲郇國公坐事貶守鍾離義陽後爲河東太守以失職
內怏怏乃毀廉隅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
考華清宮楊國忠忌其才謂拾遺吳豸之日子能發陟

罪乎吾以御史相處豸之乃劾陟饋遺事國忠又使甥
壻韋元忠左驗陟惶悸賂吉溫求抹由是俱得罪陟貶
桂嶺尉坐不行徙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弟斌沒賊國
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諭守吏令脅陟使憂死州豪傑共
說曰昔張說被竄匿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
願公乘扁舟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
爾其敢逃刑因謝遣堅臥不出歲餘肅宗卽位起爲吳
郡太守使者趣追未至會永王兵起委陟招諭乃授御
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瑱會安州陟曰今中原
未平江淮騷離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協心

戮力則無以成功乃推瑱爲地主爲載書登壇曰淮西
節度使瑱江東節度使陟淮南節度使適銜國威命糾
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母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
亡族罔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辭旨慷
慨士皆隕泣永王敗帝趣陟赴鳳翔初季廣琛從永王
亂非其本謀陟表廣琛爲歷陽太守慰安之至是恐廣
琛有後變乃馳往諭詔恩釋其疑而後趣召帝雅聞陟
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除御史大夫會
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
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富平人將軍

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
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時朝廷尚新羣臣班
殿中有相弔哭者帝以陟不任職用顏真卿代之更拜
吏部尚書久之宗人伐墓柏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還
授太常卿呂經入輔薦爲禮部尚書東宮留守史思明
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避之詔
授吏部尚書令就保永樂以圖收復卒年六十五贈荆
州大都督陟早有名而爲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
自謂必得以後至不用任事者皆新進望風憚之多言
其驕倨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鬱不得志成疾且卒

唐書卷五十一 列傳
五十一
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闈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筮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以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然家法脩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永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諡忠孝顏真卿以爲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爲諡主客員

外郎歸崇敬亦駁正之右僕射郭英乂無學術卒用太常議云

斌父爲相時授太常通事舍人少脩整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與陟齊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妻之遷祕書丞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構韋堅獄斌以宗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爲右金吾衛將軍紹爲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祿山陷洛陽斌爲賊得署以黃門侍郎憂憤卒乾元元年贈祕書監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韡亦不
失恭子況少隱王屋山孔述睿稱之及述睿以諫議大
夫召薦況爲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召半歲輒棄
官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
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
況雖世貴而志冲遠不爲聲利所遷當時重其風操
叔夏安石兄通禮家學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而能繼
漢丞相業矣擢明經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卹禮亡缺
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譔定其制擢春
官員外郎武后拜洛享明堂凡所訟改皆叔夏祝欽明

郭山憚等所裁討每立一議衆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
后又詔五禮儀物司禮博士有所脩革須叔夏欽明等
評處然後以聞進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
爲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
酒卒贈兗州都督脩文館學士諡曰文子縉

縉開元時歷集賢脩譔光祿卿遷太常唐典禮文雖具
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籩豆以
多爲貴宗廟乃踰于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
祀中祀簠簋甄俎皆一小祀無甄詔可二十三年赦令
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縉請

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又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
宜增大之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
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
深而物類無限故爲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
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
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饗而以四籩四
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省不得同舊矣且嗜好燕私
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
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芟曰祭典有
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

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籩豆有
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簠
簋可去而盤盂栝案當御矣韶濩可抵而箜篌笙笛應
奏矣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
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有司所承一
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貴小賤
大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賓客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
必先嚴獻未化火則有毛血之薦未麴蘖則有玄酒之
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
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蓋

薦貴新味不尚褻雖曰備物猶有節制存焉鉶俎籩豆
簠簋尊罍周人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周公乃與
毛血玄酒共薦晉中郎盧諶家祭皆晉日食則當時之
食不可闕於祀已唐家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園
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必
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入蒐田親發所中皆因宜以
薦薦而後食則濃腴鮮美盡在矣又敕有司著于令不
必加籩豆之數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
盛以甄甄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
器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玄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

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
盡天下之美而措諸廟徒以近侈而見訾抵臣聞墨家
者流出於清廟是廟貴儉不尚奢也禮部員外郎楊仲
昌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等請如舊便
宰相白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享祀粢盛實貴豐潔
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用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
加焉緇又請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以新果珍饗實之
制可又詔獻爵視藥升所容以合古二十三年詔書服
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緇上言禮喪服舅總麻
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日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

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總麻三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爲服親舅母不如同爨其亦古意有所未暢且外祖小功此爲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儕親服宜等請進舅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一等親舅母古未有服請從袒免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爲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總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總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總以匹言之外

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厚祖禰繫姓族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二也爲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

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總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爲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總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議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隳矣請如古便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母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大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

之庶孫用何等邪帝手敕曰議旣爲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總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袒免古有同爨總若比堂姨舅於同爨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總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爲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爲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旣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爲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

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熟計耀卿等奏言舅母總堂姨舅祖免請準制旨自我爲古罷諸儒議制曰可初帝詔歲率公卿迎氣東郊至三時常以孟月讀時令於正寢二十六年詔紹奏月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設榻東向置案紹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罷高宗上元三年將禘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禘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玄議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亨公羊曰禘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

當禘明年當禘羣廟又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禘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禘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禘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禘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禘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睿宗喪畢禘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禘祭七是歲紹奏四月嘗已禘孟冬又禘祀禮叢數請以夏禘爲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紹終太子少師

抗者安石從父兄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
初爲永昌令輦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
遷右御史臺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乃立碑著其惠開
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授黃門
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叛詔持節慰撫抗於武畧非所長
稱疾逗留不及賊而返俄代王暎爲御史大夫兼按察
京畿弟拯方爲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爲榮坐薦御
史非其人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入爲大理卿進刑
部尚書分掌吏部選卒抗歷職以清儉不治產及終無
以葬立宗聞之特給柩車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所表奉

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燾爲僚屬後皆爲
顯人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
朝覲碑爲時絕筆倕累遷河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于
邊它所辟舉如王縉崔殷等皆一時選云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
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
十萬會有縑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
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十八舉進士
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
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旣與

漢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劔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
嶠等卽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
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克
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
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
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
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
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
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
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

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
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
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
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
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
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
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
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
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
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

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
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
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
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
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卽
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
南峽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
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
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
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厝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

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
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
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款塞願和元振卽牙帳與計事會
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
勝寒會罷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
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爲不
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
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
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
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
三十一
闕跋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跋兵弱不支元振奏
請追闕跋入宿衛徒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跋遂行
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
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
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
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
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讐部落更存闕跋然
之卽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
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
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

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
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癘財力困窮顧人
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
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
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
掌股若爲復得事我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
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
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
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
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

不見其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
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
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匍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
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
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
吐蕃亦嘗以倭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
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
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
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卽附若兵力足
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

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
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導吐蕃將
倭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
虛邑猶引倭子爲蔽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
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
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
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
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
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
之娑葛怒卽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

是闕燬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燬殺嘉
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
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
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
娑葛遣元振書且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燬金欲
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闕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
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
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
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面哭送者
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獎歡迎

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
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
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
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
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
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
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
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
燾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
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

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
 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
 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廡自朝還對親欣欣
 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贊曰魏韋皆感槩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
 不一引手搤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夔后豔王以烝譖
 撼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
 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魏元忠傳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戶賜其
 子晃○舊書作實封一百戶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宋 龔 端 明 殿 學 士 龔 禔 撰

列傳第四十八
李蕭盧韋趙和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邕巖二州叛獠詔監其軍嶠入洞喻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將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抵死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爲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爲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而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隳於職才有限力不

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爲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曰也且朝廷萬幾非無事而幾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暮歲爲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已自修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効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堪使者爲衆議沮止俄知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
侍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爲成均祭酒俄檢校文
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爲平章事知納
言遷內史嶠辭劇復爲成均祭酒平章事武后將建大
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
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
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
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无窮
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
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

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
數千旣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
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
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
崇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閱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
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
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
賞爲惠冒級躡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
府庫爲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宏
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

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
做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力夷
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曾長類糜
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
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因輸
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令邊場少疎恐逋亡遂多盜
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遏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
今山東歲饑糟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調之半用
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

成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
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屨名偽度且
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
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籍產以州縣甲
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卽破其
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舉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
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鼗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
餘勒還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其身宰相乃自陳失政句
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修文
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

漢書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 四
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
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立宗嗣位獲其表宮中或請誅之
張說曰嶠誠情逆順然爲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
天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
暢之官改廬州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
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
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
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蕭至忠沂州承人祖德言爲祕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
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

友至乃去衆歎服仕爲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
鳳閣侍郎蘇味道賊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
譽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爲御史中丞始至忠爲御史而
李承嘉爲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
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
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卽劾大夫者又誰
白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爲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
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寮震悚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
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諗侍御史冉祖
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

后欲以相王爲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爲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爲陛下不取帝納其言止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爲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爲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

請臺閣之內朱紫克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竝罕才藝而更相諉託詩云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璫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竝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俄爲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姦植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六
黨而韋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
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
我韋后嘗爲其弟洵與至忠殤女冥婚至忠又以女妻
后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
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
爲言出爲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
風采逡巡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
寢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
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爲
中書令封鄴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

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
閑敏見推爲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
重而去就之始爲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
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公主爲宰相及韋氏敗遽發
韋洵壘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
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
能自返也娣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歎曰九
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
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沒珍寶不可計然玄宗
賢其爲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

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郎

贊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媚艷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恠嘆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

悟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岷信自取之歟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璪魏州長史號才吏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爲辟穀登衡廬彷彿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已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
左右近臣以諛意爲忠犯忤爲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爲愛力而苦已也不然下臣此章得與執事者共議不從姚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爲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爲濟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僞官歷吏部黃門侍郎修文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尚書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或告謀反推無狀流驩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

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于始興藏用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奕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乖至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彊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否者雖揆時行罰涓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祠而福乃爲折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

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無子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士詔賞香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總會孫祖貞伯襲郎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旬校省中遺隱下符歛克不少蠲雖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

貶麟州刺史累拜地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二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爲中書令避親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敘昆弟附屬籍三思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爲蠶桑可輸絲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僞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

推處祥妖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
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爲亞獻而自爲終獻及臨
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無容見難不
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荊州大都
督博士李處直請諡爲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
武三思爲相託韋后親屬諡昭爲非處直執不改邕列
陳其惡不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及武后時宰
相待價巨源皆近親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
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

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爲右臺侍御史著河
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調爲
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善自新豐丞爲左臺監
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
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爲使處訥辭乃授彥昭彥
昭顧已處外恐權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公天
宰而爲一介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乃爲請
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睿宗立出爲宋州刺
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爲政嚴下皆股慄入爲
吏部侍郎持節按邊遷御史大夫蕭至忠等誅郭元振

張說言彥昭與祕謀改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戶
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
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
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舊惡會姚宗執政惡其
人貶江州別駕卒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
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于湯
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答流莊州
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突厥默啜請尚
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

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
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
曰我大國使不受我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
重女婿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
而不貴信邪默啜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
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爲單于都護
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尚嚮風慕義襲冠冕取重諸蕃
默啜信之爲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
以使有指擢戶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朗州司馬終
柘州刺史逢堯詭詭當大事敢徼福故卒以附麗廢然

唐興奉使者稱逢堯

以外有許點行... 太平公主... 無知言... 思與河... 不... 而... 重... 日...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蕭至忠傳祖德言○舊書作德言曾孫

尋授中書侍郎○舊書作轉黃門侍郎

盧藏用傳父璈魏州長史○舊書官至魏州司馬

韋巨源傳祖貞伯○舊書祖名匡伯

趙彥昭傳睿宗立出為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

州都督○舊書先為涼州都督後為宋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陝州晉○舊書去為就陝州晉對為宋陝州
 陝州陝州宗立出為宋陝州坐累須龍陝州對就
 章曰就對陝州○舊書陝州各因
 盧燕用對父燕陝州○舊書有至陝州后思
 舊對中書對陝○舊書對陝州對
 蕭至忠對陝州對○舊書對陝州對

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章事

對非宋對端生明公殿言學對士必宋疑祁兩撰烈

對列傳第四十九

姚一姚宋口對丙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為雋州

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諡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

學仕為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

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

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

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界近臣臨問皆得

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爲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歷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

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

常越許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
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
閑廡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
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甚間王室
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
簡肅人爲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
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
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卽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
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
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

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
甚旣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
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
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
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
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
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
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闔人之口臣願宦豎
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
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

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閭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

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
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蝻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

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祆今祆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奏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克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

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誘公也蝗害訖息於是帝方躬萬幾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除僻因近舍客廬會懷慎卒崇病瘖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

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
太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
史趙誨受夷人賂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
曲赦京師惟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
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
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
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
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以營廟而唐
因之且山有朽壤乃崩况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
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

以幸東都所以爲人不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
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
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
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
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
大都督諡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崇析貲產令
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
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磴旣共有之至相推
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爭
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

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貨徇侈乎吾亡歛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母以入墓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飜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

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然兒曹慎不得爲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

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

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彛昇弈皆至卿刺史弈少修謹始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弈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劇爲睢陽太守召授太僕卿後爲尚書右丞子闕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闕彊使薦弈及盧奐爲宰相仙客妻以聞闕坐死弈貶永陽太守卒曾孫合勗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

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

勗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爲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遂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旣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終夔王傳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刻土爲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閣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王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懌姚璿遽

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

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由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旣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丞寵數有請于璟璟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卽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歛封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爲戚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

比冬選流品滄井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

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三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頌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鳴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

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誠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遑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總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

作鄴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卽可其奏又遣使賚綵絹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未有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

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克滿久未決乃命璟爲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泰山璟復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

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
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賚優渥進
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
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
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
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
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
諡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
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
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疆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
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
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
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
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
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尚漢東
太守

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
採訪使在平原暴斂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東畿
薛稷甥女鄭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已納之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 十四
薦朝宗爲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爲劔南採訪判官數貪
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恕尚並以贓敗渾流高要
恕流海康尚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中
渾起爲太子諭德物議穢薄之流死江嶺昆弟皆荒飲
俳嬉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
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
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
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
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
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
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
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宋 端白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不 曾

列傳五十

蘇 張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貲取鉅萬瓌單身襍被自將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土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梃姦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瓌以爲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

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爲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爲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

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
懦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
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燬
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
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
王以大尉輔政后詔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
客紀處之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洎瓌議禁
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
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
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卽位進左僕

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
荊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遺令薄葬布
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
溫始爲汴州司倉參軍以昧被杖及用事憚瓌正卒不
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戶長子頰固辭乃擢中
子父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廷文宗太
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瓌諸子頰誥顯
頰字延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
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
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

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頌驗發其誣多
從洗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
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
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
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
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
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
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
資之計乃詔以頌爲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
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爲卿恨陸象先歿紫微待

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頌頓首謝明日加知制
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頌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
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頌及又何愧前
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
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頌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
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
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
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蠢蚩語負勝哉遠夷左
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
如班親征之詔而勅虓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

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干乘
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
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耻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
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
下身對寇場不能無憂烝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
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
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
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
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
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

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閒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
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馱天居衽
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
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
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褫衣未嘗殺
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
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
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
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
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

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頌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頌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頌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頌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卽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劫

人流亡詔頌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頌尚簡靜重興力役卽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帑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帑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頌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明公在遠叵得忤上意頌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雋州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謀者吏請討之頌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苴院羞悔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

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
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
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頰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
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
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
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諡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
將獵聞之曰頰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頰性廉儉
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
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日卿
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

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頰敘事外自爲文章

云

誥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
士累轉給事中時頰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
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誥卿
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誥
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頰曰吾家有
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
九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
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爲

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爲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秦陵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爲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字慎行武德中爲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

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督姦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去宗祿之士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謏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

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
族久乃爲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旣滅
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
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善久視中后追暑
三陽宮沆秋未還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
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
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饗太倉武
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柰何去宗廟之上都
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鑄柄臣竊爲陛下
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

不可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湊填郭溢郭併鋪無所排
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惇老病流轉
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
誘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
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
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
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扇禁內有榛叢
谿谷猛毅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
蒙密乘險巖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
思患豫防願爲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覷邊

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間林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捩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懼言責不職耳后不省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旣朞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祔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爲榮

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爲兵部兼修文館學士睿宗卽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誑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勞之玄宗爲太子說與褚元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卽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不附已

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

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旣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頌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頌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頌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謇有勲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勅齋橐卽軍中論譏朔方軍大使王峻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

由是九姓遂安駿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鬪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羸六

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彊騎者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東入京師有漢武雎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祁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

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
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
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尚書
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
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
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勲而不
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署
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
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
於是銓綜失敘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

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閭引僧道岸窺詞
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
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
甫刑部尚書韋抗卽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
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寃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
蓬首垢面席橐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憂懼
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
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旣罷政事在集賢
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
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

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鄯塞帝曰朕待王君奩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奩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奩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檣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奩死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勅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醪饌帝爲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爲停正會贈太師諡曰文貞羣臣駭異未決帝爲製碑諡如太常絲是定說敦氣節立然許喜推

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祕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旣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修史於家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爲先後太宗時修

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擬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歷中詔配享立宗廟廷子均均塤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己才當輔相爲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旣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均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舛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瑄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

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兼谷貳中
均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
青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均厚卽禁中置內宅侍
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均以此所賜夸均均
曰此婦翁遺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均嘗爲帝贊禮舉止
都雅帝悅之因幸內宅顧均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
均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壻均頓首謝會貴妃聞以
語國忠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均始怨上
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
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

范陽詔高力士餞漣坡力士歸曰祿山內鬱鬱若知欲
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者必張均帝怒
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均爲盧溪郡司馬均自給
事中爲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均爲太常卿帝西狩至咸
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
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均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卽來房
瑄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爲祿山所器此不來矣
帝曰未可知也後瑄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均安
在瑄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
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死賊中
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
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均遂與希烈皆相祿山均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大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封
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爲姦人排擯
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遽
敗其家若瓌頰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蘇瓌子頰帝不納其言○

臣德潛

按不納其言謂玄宗

不納頰諫立靖陵碑之言也舊書玄宗從其言而止
較合

張說傳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舊書三百戶

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儼太厚云云○

舊書作徐堅語

說子均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舊書作戶部侍郎

曰吾豈欲之乎

欲始終心之

猶于世人之交

○舊書并司階

○舊書并司階

中書舍人劉望

以學士友非其人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舊書三百可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